藏書武臣傳卷四十八

大將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

谷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册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

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連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善鄯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幵乃解仇作

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
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
視諸羌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
何也
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
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
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為虜所擊失
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
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
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將軍度羌虜何
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

金城圖上方略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數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

善爲兵、今請欲壹鬭而死可得邪、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
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
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乃遣歸告種
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充國計欲以威信
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乃擊之、時上已發三
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
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
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
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
竟外之册、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

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屮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阸以絕糧道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

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幵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揗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不先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勑讓充國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

此處大誰

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部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

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
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
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
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
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
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
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
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
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塡溝壑、死
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

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
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
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
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
車重欲渡湟水道阸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
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於
是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
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
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
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

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出兵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

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

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
變相因竝起爲明主憂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
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
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
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畱弛
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
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
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
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
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

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夫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

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
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
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幵小
幵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
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
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
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
客分散飢凍罕幵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
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
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

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
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
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絶臣愚以爲屯
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
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
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
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
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册也
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
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

亶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

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以破羌强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强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

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强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巳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孰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

妙

放屁

零離㽘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離㽘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雕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生君、置金城屬國以處羌降、詔舉可護羌校尉者、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槖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宐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卬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

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壯侯、充國初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李生曰、充國武賢、雖同歸復故官、然公爵位極矣、安得全不爲辛子謀乎、浩星賜之言、千載不可易也、兵事不必盡言、武賢決當薦用、決不宜使之徒勞而無賞也、是皆公之知有已不知有人處、故未善

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好書、博達、而善屬文、家貧、匄貸

無節素不爲州里所稱獨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才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卽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初元四年郅支單于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漢遣

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
又聞呼韓邪益强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
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郅支數借其兵擊烏
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歐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
虛不居者且千里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郅支輒
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困阨願歸計强漢
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爲
人沈勇有大略既領外國即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
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數侵陵
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

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如發屯田吏
士歐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
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
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
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巳校尉
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湯湯怒按劒叱曰大衆已
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
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因上疏自劾奏矯制
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
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

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掠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牛馬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

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曰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乃被甲城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

應平明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
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
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
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
延壽湯上疏請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
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
自放而
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
而不知臭偽哉
胔之時宜勿懸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
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懸
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

延壽延壽不取丞相御史亦惡湯矯制言湯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也今西域都護延

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長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故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

勞而廑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乃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

內侯成帝即位丞相衡復奏前事湯坐免既又以他事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

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抗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而乃以言事爲罪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太將軍王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召問上召湯見宣室

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
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癃不足
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為此必無
可憂也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
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
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
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乃
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
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
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

軍書到言巳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一決

於湯湯後又坐事徙敦煌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 大賢

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因寃訟湯

曰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

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會

其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功獨丞相

匡衡排而不予只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

望也孝成皇帝秉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

傾邪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

有功使湯塊然被寃拘囚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

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痛切之甚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書

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哀哉李卓吾曰詳劉向谷永耿育三書則知腐儒如匡衡輩徇私忘國媢賢嫉能葢千萬古一律矣有志之士是以長守賤貧抱關擊柝而不悔也

寇恂

寇恂上谷昌平人初爲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其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上其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乃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使者要謝禮也）之使者不與恂曰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

親爲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
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
詔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況發兵恂說況曰邯鄲拔起
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公尊賢下士可以歸附況然之乃遣
恂到漁陽結謀彭寵反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
軍遂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偏將軍恂數
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
等盛兵據洛陽光武謂鄧禹曰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
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
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鎭關中吾今委

公以河內、公謹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可也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疋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蘇茂賈彊將兵三萬度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

晝聞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光武乃大喜曰吾固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因上尊號於是光武即帝位時軍食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尚書升斗以廩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國此讒人側目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無乃當以前人為鏡戒乎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恂固請帝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為軍鋒帝善之皆以為偏將軍建武

二年、拜恂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戮之、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劒之、恂知之、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劒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廉頗者、爲國也、乃勑屬縣、盛具供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徵恂、恂至引見、而復已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當聽朕分處、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載、結友而去、恂歸潁川、七年、代朱浮

爲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
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
從九卿復出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
險阻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以相詿誤如聞乘輿南向賊
必惶怖歸死卽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
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
社鎭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
高平第一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後屬大
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囂
死峻又據高平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太中大夫竇士武威

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進軍及汧峻猶不下帝遣恂奉璽書往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皆諫恂不應遂斬文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嘗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謚曰威侯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八終

大將

班超班勇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彪之少子也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辨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虎頭燕頷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十六年奉車都尉

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已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西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當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

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
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
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
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
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後鳴鼓大呼
餘人悉持弓弩夾門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
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
人悉燒死明日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
謝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超於是召鄯善王廣
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焉還

奏賓固固大喜具上超功狀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
節乃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帝欲益超兵超曰願將本
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闐王廣
德新攻破莎車雄張南道匈奴又遣使監護其國超旣西
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
向漢漢使有騧馬急索取以祠我廣德遣使就超請馬超
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
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
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鎭撫
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

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槖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兜題見慮輕來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超因駐疏勒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槖城與忠爲首尾士卒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

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刭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腳不得行超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發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闐卽時向化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

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皆言依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成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又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超欲進攻

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闐、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李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得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別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

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而自與幹發疏勒于闐兵擊莎
車、幹謂超曰、邑親毀君、何不緣詔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
也、以邑毀超、故特遣之耳、超旣發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
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
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
康居又遣精兵救忠、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
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
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
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知其奸、僞許之、忠
即從輕騎詣超、超爲供帳設樂、酒行、叱吏縛忠斬之、因擊

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詔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龜兹王遣左將軍發温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從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兹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巳出密召諸路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永元二年月氏因欲求漢爲婚超不許故怨超遂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來攻超衆少皆大恐超譬之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

踰葱嶺非有運輸何能為乎我但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
不過數十日決矣王謝前攻超不下鈔掠又無所得超度
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
遣騎齎金寶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
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還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
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為都尉徐幹為
長史拜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遂與光共脅
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
超居龜茲屯乾成徐幹屯疏勒西域惟焉耆危須尉犂以
前殺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

八國兵合十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犂界先遣曉說焉耆尉犂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耳卽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令賜王彩五百匹焉耆王廣乃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實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勸超殺之超不聽曰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

耆左侯元孟密遣使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
諸國王揚聲當重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鞬
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
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
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
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
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
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
詔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
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

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胷脇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爲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宐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

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班勇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

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强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簒盜徵求無厭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强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内屬會閒者羌亂西域復絶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

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度當時之宜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也臣愚以爲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等難勇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

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爲患微
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故置校尉所以扞撫西域
設長史所以招懷諸國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
費豈安邊久長之策哉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
不過廩食而已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
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
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
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
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
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

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
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
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
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
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
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
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
王子加特奴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
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
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

餘騎入後部至今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迹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

鄧訓

鄧訓字叔平禹第六子也顯宗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二三千騎亦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至是燒當種羌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欲脅月氏胡以攻訓訓擁衛稽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

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爲我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無所得又不敢逼因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鬭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

掩擊迷唐於鴈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迷唐欲歸故地就田業訓又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置於箄上以渡河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復追逐奔北一種殆盡迷唐遂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迷唐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節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四年冬訓病卒官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

自剄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附
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
追封謚曰平壽敬侯訓五子騭京悝弘閶

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少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兵討山
越蒙年十五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之不能止歸
以告蒙母母恚甚蒙跪而訴曰貧賤難久居脫誤有功富
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於是母哀而舍之及長校
尉袁雄薦之孫策策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
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孫權統事蒙從周瑜定荊州多畫

策、還拜偏將軍、領潯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肅時尚輕蒙、因詣蒙飲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隣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而已、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實爲熊虎、計安可以不豫、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遂拜蒙母、結友而別、初權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益、蒙曰、在軍常苦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當涉獵以見往事耳、蒙始勤學、多所博覽、後魯肅見蒙言議、常欲受屈、乃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也、從

權拒曹操於濡須、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塢、曹操竟不能下、是時劉備令關羽鎭守、專有荊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又自蜀親至公安、遣羽來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舍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有鄧玄之者、郝普之舊也、蒙欲令之誘普、及被權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云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大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

而不知時今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我至尊身自臨之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致命至尊復遣兵相繼乃欲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明矣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身死何益於事而空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乎度此家謂援可恃故至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普懼而聽之玄之乃先報蒙蒙豫勑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矣蒙委孫河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

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魯肅卒蒙代肅西屯陸口蒙知羽驍雄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以荆州借備且爲曹操尚存宜相協輔與之同仇蒙獨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心腹待也權深納之及蒙代肅倍修恩厚與羽結好羽後討樊獨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乃密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也蒙嘗有疾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我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

郡可下、而羽可擒、遂稱疾篤、權乃露檄召蒙還、羽果撤兵赴樊、權聞之、遂密遣蒙先行、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道、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至是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

者賜衣糧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鬭心及權至荆州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荆州遂定蒙之謀也後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邀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

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馳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嘗以比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謂不辯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荅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爲大言耳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不拾遺其法亦美也蒙卒年四十二

陸遜陸抗

陸遜吳人也孫權爲將軍遜時年二十一權以兄策女配

遜以遜爲右部督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
民所在愁擾遜詣都言次獨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
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耳權曰此長者
之事也呂蒙稱疾還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
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
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惟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
益無備出其不意可擒制也蒙曰羽素勇猛且已據荊州
恩信大行兼有大功膽氣益盛願卿勿復妄言蒙至都權
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
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權乃召遜拜偏將軍

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作書與羽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
之意意大安遜具啓陳羽可擒之狀權乃潛軍而上使遜
與呂蒙爲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關羽就擒以遜領宜都
太守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
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黃武元年劉備率大
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韓當徐
盛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
數十屯使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先遣吳班將數
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
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

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擒之必有巧故也遜因上疏曰夷陵國之西門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且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尒勢成通率諸軍同時

俱攻斬張南馮習及吳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於天邪○天何干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不應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應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足憂也待吾計展不救安東安東自解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備旣住白帝徐盛潘璋

等、各表言備必可擒、權以問遜、遜以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奸心、不可、遂還、未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慼、得專力於吾矣、又已守要害之處、兵衆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

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舟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逼赤烏七年遜代顧雍爲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子寄阿附魯王輕爲交搆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陌宿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及太子有異議遜屢上疏極諫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吳粲又數與遜交書致死于獄以故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因憤恚而卒年六十三陸抗遜之子也遜卒時抗年二十孫皓即位拜抗都督西陵諸軍事鎮樂鄉鳳皇元年

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等徑赴西陵敕諸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築圍以敝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使率師向江陵諸軍咸謂抗不宜遠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如使西陵盤結則南山羣夷皆復擾動所憂殆難言也吾寧棄

江陵而走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其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詣西陵抗令張咸固守江陵城令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而自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師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

攻者相屬經月闡遂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可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闡者闡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騎躡之闡大破敗祜等皆引兵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處之如常抗與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為華元子反覆見于今吳晉之間餘糧棲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云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泛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

郡以救倒懸臣歿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遂卒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也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士秀異才力傑出者悉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兗州舉隆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

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
京陛下威德醜虜不足滅矣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
公卿僉謂不宜橫設賞募帝弗聽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
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
固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隆曰臣當忘命戰
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充給非陛下使臣滅
賊意也因聽其選并給隆三年軍資隆遂西渡溫水虜樹
機能等衆萬計乘險遏隆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
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
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

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言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假節宣威將軍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戰斬之涼州遂平太康初以隆為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為邊患隆至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若向田者虜不知備遂為隆所破畢隆之世不敢為寇太熙初授東羌校尉積十

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洛陽大守馮翊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耄於是召隆以舒代鎮氐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卒於官

西魏韋孝寛

韋孝寛京兆杜陵人也孝寛沈敏和正涉獵經史累遷南兖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宜陽遣其楊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寛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寛書又[illegible]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至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寛因出奇兵掩擊擒道恒及琛等崤澠遂清大

統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十二年、高歡傾山東之
衆西入、先攻玉壁、連營數十里、直至玉壁城下、城南起土
山、欲乘之以入城、城上先有兩樓、直對土山、孝寬更縛木
接之、令極高、高歡使告曰、縱尒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尒、
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
掘長塹、簡戰士屯塹、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
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
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
排楯、亦莫能抗、孝寬令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布懸空中、車
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欲以燒布焚樓、孝寬

使作長鉤利刃、火竿一來、以鉤刃遥割之、城外又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陷、孝寬隨其崩處、豎木柵以捍之、敵終不得入、歡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即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耳、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耶、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先在山東、被鏁至城

下臨以白刃曰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士卒感勵人人懷死難之心矣歡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忿恚遂殂宇文泰嘉孝寬功授以驃騎大將軍廢帝二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輒毀孝寬臨州勤部內當堠處但植槐樹旣免修復又便行旅泰後見之歎曰豈得一州獨尒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平江陵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三年泰北巡命孝寬還鎭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皆爲盡力故齊國動靜皆先知之

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寄以心膂令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而地入於齊孝寬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為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彼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偽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為辦矣乃令築之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宜陽被圍孝寬謂將帥曰宜陽

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崤東來圖汾地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是歲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光率數千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云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彼圖我棄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屍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敝之人竊爲君不取也孝寬參軍曲巖

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謡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明月光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槲樹不扶自竪令諜人多齎遺鄴祖孝徵聞而更潤色之光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上疏陳三策武帝從之乃重幣聘齊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孝寬之謀也三策文多故不錄然甚可觀覽時年七十二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强敵所在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及其成事方乃驚歎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末年雖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九 終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

大將

李靖

李靖字藥師三原人資貌魁秀靖舅韓擒虎與論兵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爲殿內直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靖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

兼攝孝恭行軍長史武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塞耳此必禽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荆門宜都進至夷陵初蕭銑罷兵營農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據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慓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

銑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州收掠軍資人皆負重
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
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
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
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
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
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
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內外
阻絕乃下令開門出降孝恭入據其城諸將言梁氏將帥
與官軍拒鬬死者請藉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

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鬬死、豈可同叛逆之科、藉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南方州郡聞之皆望風欵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靖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荆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南方悉定、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輔公祐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以靖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祐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靑林、自梁山連鎻、以斷江道、築郤月城、延袤十餘里爲椅角、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陽壽、次硤石、惠亮等堅壁不戰、孝

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惠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潰惠亮等自降矣靖曰不然公祐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公祐所自將亦銳卒也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祐保據石頭豈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惠亮等躡吾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鬬今方持重特公祐立計欲以老我師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孝恭聽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攻壘者果不勝走賊出兵追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率軍水陸皆進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懼出走

禽之江南平、太宗踐祚、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
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將離叛、靖以兵部尚書為定襄道
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
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大恐、靖縱諜
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
請舉國內附、詔以靖為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
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為卑辭、內實猶豫、欲候草
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
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
乃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

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遂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
從遣前鋒二百騎乘霧而行去其牙七里乃覺頡利乘千
里馬先走遂禽其子壘羅施而殺義成公主頡利亦爲大
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所禽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
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餔封靖衛國公靖薨年七十九太
平廣記云李靖於旅中遇一虬鬚客客問太原有異人可
一見否靖曰靖之友文静與之狎可見也遂與俱入太原
虬鬚旣見太宗謂靖曰眞天子也但須與道兄見之某日
請復會於汾陽橋至是道士虬鬚客皆在文静飛書迎文
皇看碁文皇至道士一見慘然罷奕請去出謂虬鬚客曰

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圖也言訖吁嗟而去貞觀中靖位僕射南蠻奏有海賊千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曰虬髯客成功也

裴行儉　愚生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也行儉以父蔭補弘文生歷貞觀上元間至洮州道二軍總管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也帝因

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為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路，將士不勝飢渴。行儉因止營致祭，下令曰水泉非遠。衆乃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果得善水草。後來者遂莫識其處。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乃召其豪長千餘人自隨，因揚言曰：天時大熱，宜且駐軍，須秋乃發。時都支覘知之，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謂約畋，曰：吾念此樂未始忘也，孰能從吾獵乎。於時子弟踴躍願從者萬餘人。行儉遂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所親往問都支安否，仍復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卒聞軍至，不知所出，乃率其子弟五百餘人

來謁遂禽之是日也行儉令傳契箭召諸部豪長悉來請命仍簡精騎約齎襲遮匐酋獲遮匐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於是遮匐亦降悉俘至京師果不勞而定如行儉所議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單于管二十四州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戰衄詔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先是嗣業餽糧數爲虜鈔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

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皆安堵不可動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歎因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賊拒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可勝計遂命大首領奉職而還行儉既還阿史那伏念復與溫傅合明年行儉總諸軍屯陘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傅相貳伏念大懼密送款請縛溫傅以自効行儉秘之密以事聞後數日望見煙塵漲天而南斥候皆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勑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行儉工草隸

帝嘗以緗素詔寫文選覽之行儉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通陰陽曆術每制敵摧兇必先期勝日尤有人倫之鑒自掌選及爲大總管凡遇賢俊無不甄採所引偏裨若程務挺王方翼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皆爲世名將時有後進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盛爲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令終時蘇味道王劇未知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之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爲吏部皆如其言行儉

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碎之惶怖叩頭流血請罪行儉笑曰爾非故也幸勿言所賜都支資產金三千餘物槖駝馬牛稱是行儉分給親故麾下輒盡卒年六十四

郭震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也以字顯少有大志爲太學生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叩門自言五世未葬者元振舉與之不質其名字年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苦之武后召欲詰問既與語更奇之因索平日所爲文元振上寶劍

篇后覽之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今皆和附是大利中國也然圖之不審害且隨之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必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清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

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强易以擾動倸後無東意當
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
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非吐
蕃比一旦分裂必傷其意又言吐蕃倦於徭戍咸願解和
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欵耳誠能歲發和親
之使使欽陵常拒不從則其下必怨之斯亦離間之漸也
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果相猜攜卒誅欽陵而其弟
贊婆等遂來降矣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元振爲
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始
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

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屯田廣闢，匹縑易粟數十斛，支贍
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夷夏畏慕，河西諸郡置生祠揭
碣頌德焉。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
烏質勒部落盛强，款塞願和，元振卽其牙帳與之計事。會
天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
寒，凍會罷卽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來襲。
副使解琬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臥營中。明日素服往
弔，道逢娑葛兵，娑葛不意元振自來，乃託言奉迎，震遂至
其帳，修弔贈禮，哭之甚哀，留數十日爲助喪事。娑葛感悅，
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振爲金山

道行軍大總管、睿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剺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讙迎、都督嗟嘆以聞、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進封代國公、俄又兼御史大夫、復爲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而罷、卒年五十八、國初以來、仕至宰相、而親具者唯元振也、

張仁愿唐休璟

張仁愿、下邽人、神龍中、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

史、先是賈敦頤嘗爲長史有政績、時人爲之語曰、洛有前賈後張敞京兆三王、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爲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旣至賊巳去、引兵衝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厓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渡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

立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減鎮兵數萬費億計初建三城也不置雍門劫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怯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為總管始築雍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云開元二年卒仁愿為將號令嚴將吏信服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為立祠受降城出師輙享焉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及仁愿焉休璟嘗為安東都護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

其間綿地幾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惟張仁愿議築受降城而休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漠南無虜患

王忠嗣 附哥舒翰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賓與吐蕃戰没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入見玄宗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賜今名養禁中肅宗爲忠王與之遊天寶元年爲河東節度忠嗣本負勇敢爲將乃能持重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闕善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襲之示無所用軍中士

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諜間伺虜隙時出奇兵襲敵克之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一弓一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者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人自勸器甲充牣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愿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後數出戰青海積石虜輒奔破又討吐國渾於墨離平其國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讎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決而李林甫尤忌其

功日鈍撫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為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為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

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乃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士略盡卒如忠嗣言初至朔方至互市輒高償馬值故諸蕃爭來市而蕃馬寖少及鎭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以滋息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也家富於財任俠縱蒲年四十餘不爲長安尉所禮慨然發憤游河西事節度使王忠嗣忠嗣使擊吐蕃吐蕃枝其軍爲三行從山

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槍迎擊之、所向披靡、於是名蓋軍中、擢副隴右節度、爲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歲候積石麥熟來取、衆莫能禁、翰先設伏於東南谷、候吐蕃入塞放馬、褫甲、將就田、即自城中馳至鏖戰、虜駭走、伏起悉殺之、隻馬無還者、翰又嘗逐虜馬驚而陷、吐蕃三將、直來刺翰、翰大呼、三將擁矛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膂力聞、翰工用槍、每追及賊、擬槍於肩、叱之、賊反顧、輒刺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許、乃墮、左車即下馬斬其首、以爲常、會忠嗣被罪、帝召翰入朝、衆請貲金帛以救忠嗣、翰惟賫襆裝自隨、曰使吾計若行、奚取於是、不行、用此足矣、

翰至即極言忠嗣之枉帝起入禁中翰叩頭從帝且訴且泣帝寤爲未貸其罪忠嗣不及誅故朝廷嘉其義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翰又以朔方河東郡收兵十萬攻破吐蕃石堡遂以赤嶺爲西塞開屯田備軍實詔加特進久之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黄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進封西平郡王賜音樂田園楊國忠惡祿山白發其反狀深厚結翰翰時年老嗜酒及色多風痺不仁既病廢還京闔門不朝

請祿山反帝召翰入見拜先鋒兵馬元帥將兵二十萬守潼關翰病痼不能事事悉以軍政委部將田良丘使部將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明年安慶緒攻關翰擊走之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國忠故稱兵今若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度滻水誅君側之惡此漢挫七國計也思禮亦勸翰翰猶豫未發謀頗露國忠大駭會賊將崔乾祐守陝郡什旗鼓羸師欲以誘戰覘者曰賊無備可圖也帝信之趣翰進討翰以祿山習用兵今始爲逆不能無備是欲誘我也且賊遠來利速戰但堅守毋輕出以待四方勤王之兵上計也是時祿山雖盜河洛所過殘賊人皆怨之旣淹時不

能進尺寸之地郭子儀李光弼又進兵取常山十數郡矣祿山始悔將還幽州以自固而國忠計迫說帝趨翰出關復陝洛子儀光弼相與計曰翰病且耄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與戰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也若西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殆矣乃極言翰宜固關愼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日趨戰翰窘不知所出乃引而東遂大敗火拔歸仁執翰降賊械送洛陽京師震動天子西走

李光弼　夷契丹種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也父楷洛本契丹酋長則天時入朝官之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補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忠嗣遇之甚厚祿山之亂玄宗眷求良將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眞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光弼得思義不殺常山自顏杲卿死後郡爲賊區露胔蔽野光弼酹而哭之爲賊幽閉者出之而厚恤其家民心大悅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共攻饒陽光弼問計於思義思義荅曰今軍行疲勞宜且按軍入宗料勝而出虜兵猋銳非能持重者也光弼曰善明日思明兵

濠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能下，光弼募善工穿地道。賊宴城下，令倡優居臺上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乃撤民屋為攂石車，車二百人挽之，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使潛穿地道為溝，周賊營中，榰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以出，如欲降者，賊皆屬目，而賊營忽陷，

死者甚衆賊將驚亂因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
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出敢死
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太原圍乃解後史
思明因殺安慶緒即僞位復縱兵河南乃加光弼太尉兼
中書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
左廂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寬憚光弼之令與諸將頗
有異議光弼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來謁即斬于轅門諸
將攝伏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因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
西嚮光弼乃敕陣徐行趨東京謂其留守韋陟曰賊新勝
難與爭鋒須詘之以計然軍無見糧危偪難守公計安出

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猨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答、判官韋損曰、東都帝宅、公當守、光弼曰、汜水崿嶺、盡爲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閑無留人、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日糧、與士伍均少棄甘、賊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十

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孰能取是？左右以白孝德對。光弼召問所須幾兵，對曰：願由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絕河，半濟，龍仙見而易之，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他也。因與語久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而走，孝德追斬其首以還。光弼因與戰中潬西，大破之。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紿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歛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

欺巳急攻南城抱玉出奇兵夾擊之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卻特光弼自將治中潬樹壁掘塹摯捨南城攻中潬併兵從光弼光弼使荔非元禮守羊馬城植小旗城東北隅望摯軍摯恃衆直逼城以車千乘載木鵞橦車麾兵塡塹八道並進光弼諭元禮曰中丞視賊過兵不顧何也報曰公欲守邪戰歟光弼曰戰曰方戰賊爲我實塹復何怪光弼曰吾慮不及此公勉之元禮遂出戰摯軍小卻元禮以敵堅未可馳還軍示弱以怠其意光弼怒使召元禮元禮答曰方戰不及往請破賊以見因休柵中良久顧麾下曰向公來召殆欲斬我鬬死有名無庸受戮乃下馬持刀瞋

目直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摯遁去摯收兵復振與安太淸合衆三萬復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强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馮壕望廷玉軍不能前趣左右

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却也乃命易他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疋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計擒周摯徐璜玉李秦授惟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乃懼始光弼將戰內刀于韡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旣走復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光弼太尉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戰逐北思明見兵清河聲渡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旣夕潛還

軍。嗒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月萬人敵也。賊必使來劫我若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怪其語不倫是日思明果召李日月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月至壘知太尉已去兵無幾將是雍希顥果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必死矣遂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禮日月即上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知亦降或以問光弼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月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月之右墜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諸軍次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

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遂取懷
州擒大淸楊希仲送之京師思明乃使諜宣言賊將士背
北人皆謳唫思歸時魚朝恩爲監軍信之屢上賊可滅狀
僕固懷恩娼光弼功亦陰佐朝恩帝乃使使者來督戰光
好皇帝
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由師次北邙光弼使傅山陣
懷恩不聽於是賊據高原發伏兵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
弼請罪帝以懷恩遠令覆軍優詔光弼入朝徙鎭四州史
朝義乘邙山之捷進略申光等十三州光弼復輿疾就道
疾驅入徐州時朝義圍李岑于宋州光弼使田神功擊走
之初神功平劉展逗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兗鄆間來

瑱擅襄陽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還河南瑱衡仲卿踵入朝其爲諸將憚服如此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初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深忌光弼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光弼不免懷懼及來瑱爲元振譖死光弼愈懼會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二年光弼因此遂病至篤將吏問後事光弼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

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後吐蕃犯京畿郝廷玉與馬璘屯中渭橋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玉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殁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

張巡許遠

張巡字巡南陽人開元末擢進士第安祿山反譙郡太守楊萬石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不應而率吏哭玄元皇帝祠共起兵討賊至雍丘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仍

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適潮暫出行部未返淮陽因更解縛起殺守者而迎巡入城以拒潮巡乃屠潮妻子磔城上潮聞之大怒以賊衆四萬薄城巡謂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乃分千人乘城而自前驅數隊以出直薄潮軍軍乃却明日賊復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之賊不敢向積六旬大小數百戰潮乃敗走潮素與巡有舊復率衆至城下以情語巡巡曰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事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復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玄宗已走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曰今勢既不

敵、且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
陽許之明日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諭以大義人盡感泣
巡乃引六將至、責而斬之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
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
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披黑衣、夜縋城
下、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不設備乃
以死士五百斫潮營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漸益兵來圍
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潮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
矢而不動、潮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
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

新水嶠巡紿潮欲引軍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畱不復出圍凡四月賊常數萬而巡衆纔千餘凡戰即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陷于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絶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

陵馬纔三百兵三千於是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誾等合而遣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朝宗引去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巡欲射子琦而不識因剡蒿爲弧矢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琦巡乃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子琦左目子琦乃退還七月復圍城城中食盡士食賦米一勺齕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痍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此處醜甚可厭甚奸名甚）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

奴僅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煑鎧弩以食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於彭城皆觀望莫肎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將萬人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持兩端不肎出師又愛霽雲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士不粒食已彌月矣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

○眞○男○了○可○敬○可○念

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皆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甎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氏此矢所以志也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

脚步

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之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而南江（顏魯公曾棄平原矣）淮必亡且師飢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胡說甚）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自是鋼腸鐵骨）大呼輒眥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曰吾欲氣吞逆賊耳子琦怒以刃抉其口子琦又以刃脅降霽雲霽雲未應巡（眞烈士）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乃與姚誾雷萬春等三十六人俱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乃送遠洛陽

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
勿行不納賜百縑弗受為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
此姊可與聶姊同傳
巡被害巡長七尺須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
忘為文章不立稿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
不識吏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二百卒十餘萬其用
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
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
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
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耳其械甲取之於敵未
嘗自修製戰必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

哀哉

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

雖厮養必整衣見之下争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

被圍久初殺馬食旣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

真不成

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始肅宗詔中書郎張

○不○成○話○

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

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掎角同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

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

○大○是○

旣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獨

張澹張建封朱巨川李翰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

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褒

贈巡、遠及霽雲等、竝寵其子孫、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効尤著者、以顔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爲上、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淩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許遠者、右相敬宗曾孫、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孼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配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或曰、公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

國家事若效有知當不赦於地下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寃恥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玫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夫遠今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效不足惑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議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其於褒貶尤愼故著之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終